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一

唐書一百二十七

宋 祁 奉 敕 撰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州為行
 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
 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
 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為能循憲對皆嘉
 貞所為因請以官讓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廉自
 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
 引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務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詔
 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醴其得入累遷兵部員外郎時功狀盈
 吏不能決嘉貞為詳更不閑旬廷無稽牒進中書舍人麻涼秦三州都督
 州長史政以嚴辨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
 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為鄆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
 帝為從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大原比嘉貞請置天兵軍
 其眾即以為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
 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
 昔天

子聽政於上，賦賦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元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為忠，且許以相。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為也。且百手壽孰為至者？呂常恐先朝帝路死，溝壑誠得効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第往行，召卿及宋璟等，能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復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且半，因閱大目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為嘉貞繕第，會以賊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蟻，染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秘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帝州都督裴仲光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賞在八議，乎事住不可容。伯先嘗容後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事如此，則為非可畏。保書官書杖正，恐嘉貞及之，渠不為天下。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為侍郎，及皆相說。

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懼。媚在太原嘉祐以賊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嘉貞銜誣，謂人曰：中書令幸一負何相迫邪？踰年為戶部尚書，益州長史。都督事詔宴中書省，有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駿共平解，乃得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為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貞外郎，貞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日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貞，其始為中書舍人，崔澁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澁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為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讓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為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符，獨末官，帝惘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鮮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
監察御史辟署閔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為副入遷刑部郎中
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為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
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富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倍賦疏河渠築宮
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關元維有詔徵美時罷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
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
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
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持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
限為乃具舟遣之敕吏為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塗
而遙擊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積糈維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
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拙襲成都為亂延賞奔鹿頭戍拙
酣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吐干遂捕斬拙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
蜀疲聲及乘輿臨行麻用百出後更郭英又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
然延賞事為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次梁倚
劔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
劔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偽自隨延賞遣使奪取故晟銜之至

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賞為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
用之以晟甘為韓滉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
薦延賞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既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和
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成曰吾武夫雖有舊惡否酒間可解儒者難犯
外睦而內含怒今不許婚豐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贊請和晟奏我狄無信
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時邊無聽和帝疑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次會滉卒延
賞揣帝意遂罷晟奏以給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在稷功仰自擇代
者乃用邢君才而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
多沒劫晟等策故事臨軒再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
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礼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特議遣劉玄佐復河湟
延賞因建言今官數繁費廣州縣殘困宜併省其員悉收粟料糧課輸餉實
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參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悉軍留
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員中縣省尉京北河南兩府司錄判官亦縣丞簿尉
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勣然延賞
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訾謗
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

擇省負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遜白志直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因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美議有宰相體尊屬以吏事而以軍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為任職于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為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緝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為德陽公三治第欲徙弘靖先朝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兼御史中丞時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撫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宴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戎事並與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迁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既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

必寬簡民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為代進檢校司空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有輿而行人駭異俗謂祿山思明為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棄溺不悅旬一決事實客將史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又不通大體朕刻軍賜專以法振治之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街前後呵止其諾責士皆曰及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任銜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資將士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刺父未嘗更營晨亦伏弘靖輟參之是軍亂囚弘靖薊門館掠其家資婢妾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辨說歸節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美元濟動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鴞眾怒擊殺之數日吏平私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救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拜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為有

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畫畧倅秘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為右補闕度出襄陽貶温令度奏置幕府更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温劾文規父音被囚延留不赴難不
宜任省署出為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為起居舍人文宗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既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成時事為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又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為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禮明二州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為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貞弟每一朝軒蓋騶道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為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眾疑畏嘉祐以周勃管尉王迴死國難忠目也立祠房解被衆心三歲入為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為刺史又加神冕服遂无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流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二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累遷

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發射禮乾曜以為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恠費而舊典為虧巨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為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激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改如始至仗內白雁為因縱失之詔京兆尹捕獲於野絳祿北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實罪苟其獲矣尹專之遂入自劾失百帑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日子併求京職後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三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為絳州司功太祝契為鄭州司功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既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子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兄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借

賜時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
實戶三百室封目此始東封還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
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
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為相十年與
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不可事晚節唯唯聽署務
為寬平博大故鮮咎悔姜皎為嘉貞所排雖得罪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
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原撫諸弟文義為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同刪著
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為刺史光裕任鄭州為世良吏平官
子侑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為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為
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真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
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揚兵悅文學章利器更直備顧問府中號學直王即帝
位授國子主簿因遷長安令崔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其家門坐
賈豫給以直絕儻欺之敝及去人思之為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云真
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為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宣
從官帝歡其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

馬示而懷州刺史王丘餽奉外无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元
遺書張悌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
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
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
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為
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
二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先與契丹分道賜
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東邀險來襲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雨雪務三師
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既東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
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以實關輔既實則乘輿西還
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自觀水徹時祿稟者
少歲漕粟二十萬略足今用度浸入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教粟
為國大計臣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憂今天下輸丁
約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為陝洛運費又益半為營營用分納司農河南陝州
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備漕路變陸為水所支尚贏萬
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使河漕處處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

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入河洛度三門東西各築教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山以開車道運千數車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糴盟津沂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救吏為知而費遠倍中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賊抵死有詔杖空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為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志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大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決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至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中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官見其夸言驕勢一攝憂之恐不足與立事今成無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謀雖夫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

草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斲喪凶門而出今醜啾朝多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且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促嘉運罷歸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一禮就耀卿聽事乃常服發笈者主事唱唱林甫確曰班爵與公同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毀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葦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為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葦士文為夷獠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以為不可巽雖怙恩而疆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為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謚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既歿餘慶為行服士林美之

賈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惓惓事職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其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收弘靖窮於權惜哉

列傳第五十一

蘇尹畢李鄭王許潘倪席齊列傳第五十三 唐書一百二十八

宋 祁 奉 敕 撰

蘇珣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鄆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鄆多訟。日至長史府。珣決明辦。自是無訴者。義琰異之。顧聽事曰：此公坐也。恨吾幽說不及見。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曾。諸王付珣密牒。按訊珣推之無狀。或言珣助韓曾者。后詰之。挺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誣卿。即詔與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後臣為酷吏畏疾。莫敢觸其鋒。會督伐材於魏。督過程人多死。珣按奏弘義坐免。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慶用億計。珣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韋月將。珣執據。時令不可以大獄。忤三思意。改右臺。俄出為岐州刺史。復為右臺大夫。會節度使李光弼誅索。索黨時睿宗居藩。為獄辭牽連。珣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舍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以檢校太子詹事致仕。年八十。贈兗州都督。謚曰文子。曾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頴叔秘書監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玄宗監國。所下制命。多曾及賈曾。景定。屢獻讜言。天子嘉允。出為泗州刺史。以珣老。請解職。奉養。珣卒。歷戶部侍郎。龍衣爵。遷吏部。時天璟兼尚書事。曾與張幹更典二都選。既糊名校判。而曾獨事賞。故富

時譽之及裴光廷知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榜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廷以為侮已出晉汝州刺史遷魏州終太子左庶子始晉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神龍中諫去武三思為宋之越等所發死臣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官晉李漸喪之若諸父云尹思貞京兆長安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屬邑家浦氏驚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適其姦賊萬計論死部人稱慶刻石歎頌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擢殿中少監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亂朔方震驚思貞循撫境內獨無擾武后爾書優尉長安中遷秋官侍郎忤張昌宗意出為定州刺史召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語曰不畏侯杖祇畏尹卿筆加銀青光祿大夫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龍初擢大理卿雍人韋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以方發生月固奏不可乃決杖流嶺南三思諷所司加法殺之復固爭御史大夫李承嘉助三思而以他事劾思貞不得謂思貞謂承嘉曰公為天子執法乃擅威福慢憲度諛附姦臣固不軌今將除忠良以自恣邪承嘉慙怒劾思貞為青州刺史或問曰公敏行可與承嘉辯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亦不知言何從而至治州有績蠶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欒潛至部對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

之賢宗立召授將作大匠封天水郡公僕射實懷貞護作金仙玉具觀廣謂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懷貞讓之答曰公輔臣也不能言贊王化而土木是興以媚上害下又聽小人譖以廷辱士今不可事公矣乃拂衣去闔門待罪帝知之特詔令視事懷貞拜御史大夫累遷工部尚書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思貞前後為刺史十二郡其政皆以清最聞

畢構字隆擇河南偃師人六歲能為文及冠擢進士第補金水尉遷九龍主簿居親喪毀棘甚已除猶屏處丘園武后詔左右拾遺神龍初遷中書舍人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構當諫教拔擊折司左右皆曉知三思疾之出為潤州刺史政有惠愛徙衛同陝三州遷益州府長史景龍末召為左御史大夫兼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重輕皆得其情時李傑為河南尹與構皆一時選世謂畢李封魏縣男復為益州長史按察劍南振弊梳私號為清嚴睿宗嘉構脩勅獨行有古人風其治術又為諸使最乃賜爾書袍帶再遷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長史徙廣州都督玄宗立授河南尹進戶部尚書久之移疾帝手疏醫方賜之當時以戶部為凶官遽改天子詹事其愈會卒贈黃門監諡曰景始構喪繼母而二妹襁褓身鞠養至成人妹為構服三年弟栩以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疾馳歸哀毀如大喪雖變服未嘗笑天下稱其友悌終荊州司馬構子

炕天寶末為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贈戶部尚書炕生炯始四歲與弟增以細弱得不殺為賞口河北平宗人宏以財贖出之後舉明經為臨溪尉徐州節度使張建封高炕節聞獨為行表署幕府攝符離令後調王屋尉以謹康聞喜賓客家未嘗以有無計及歿無貨以治喪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事遷累天官員外郎為吏詳敏有治譽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為豪力所兼傑為設科條區處檢防工匿復業者十七八神龍中為河東巡察黜陟使課最諸道先天中進陝州刺史水陸發運使置使自傑始改河南尹傑既精聽斷雖行來食飲省治不少廢繇是府無淹事人吏愛之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無悔乎答曰子無狀寧其悔乃命示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于棺河汴之交舊有梁公埭廢不治南方漕弗通傑調汴鄭丁男復作之不費而利入代宋璟為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婿與所親揚仙玉共歐辱之傑許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意差散騎常侍馬懷素建言陽和月不可以殊死乃救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以誠作補後封武威縣子初傑引侍御史

王旭為護陵判官旭貪贓傑將繩之未及發反為所構出循州刺史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復為御史劾免開元六年卒帝悼之特贈戶部尚書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第進士補并陞尉天授中以制舉召身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為忠對皆不合曰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左司禦曹曹參軍事遷水部員外郎后還長安復以待制召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朕今不忘遷鳳閣舍人中宗立擢黃門侍郎時議禁嶺南苗戶不得畜兵惟忠曰善為政者因其俗且吳人所謂家鶴膝戶犀渠此民風也禁之得無擾乎遂止進大理卿節愍太子敗守衛誣誤皆流已矣諸韋黨請悉誅之帝欲改推惟忠奏大獄始判復改訊忠反側者不自安且失信天下有詔百司參議卒論如前所全貸為多俄授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且許黜陟守宰還奏稱旨封萊陽縣男遷太子賓客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擢進士第中宗神龍中為左臺侍御史以剛鷲為治所居人吏畏龍言呼為白鷲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不立則無所制今大理多不表法以縱罪為仁持文為苛自執刑典恐且得謗遂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因規帝失大抵以易華之六二曰引吉無咎謂處萃之時已獨居正異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以遠害惟九五應之乃履正迎吉由已居下位而中正是

託期於上應之。不括囊以守祿也。又言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魏游肇為廷尉。帝私教肇有所降怒。肇執不從。曰陛下自能怒之。豈可令目曲筆也。又言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故捨銜策以奔蹊。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膏肓。則俞附不能攻疾。又言漢成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帝垂涕曰。法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卒可其奏。隋文帝子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楊素曰。王陛下愛子。請赦之。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乃五兒之父。非非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子律乎。故天子操法有不變之義。凡數千言。帝嘉之。景雲初。以左御史中丞遷大理少卿。時詔用漢故事。設刺史監郡於天下。劇州置都督。選素威重者授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中格復授齊州刺史。河南道按察使徙汴州。封北海縣男。太極元年。兼御史中丞。內供奉。實封百戶。出為魏州刺史。改揚州長史。所至破碎。姦猾分行。禁信境內。肅然。開元九年。帝幸東都。詔留守京師。京兆人權梁山妄稱襄王子。與左右屯營官謀反。自稱光帝。夜犯長樂門。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垣走。而屯營兵悔。更斬梁山等。自歸。志愔歎愕。卒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歷至殿中侍衛。封真定公。遂家

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員都造服。慈隱。景先獻賦。之。迥秀。其主文。景先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滑州司士。奏軍舉手筆。俊拔茂才。與等連中。進揚州兵曹參軍。還為左補闕。宋瑋。蘇頌。擇。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時議僉。愜。抨。按。不。避。近。疆。與。齊。澣。王。立。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之。峻。峯。激。流。然。詞。旨。盡。其。美。得。中。和。之。氣。開。元。十。年。伊。汝。溢。壤。廬。舍。其。眾。景。先。見。侍。中。原。訖。曜。曰。災。害。所。降。者。宜。修。德。應。之。因。遣。大。臣。存。問。失。職。罪。已。引。咎。以。答。天。譴。公。在。元。強。庸。可。默。乎。乾。羅。懷。遠。白。玄。宗。遣。陸。象。先。持。節。振。贍。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為。刺。史。治。號。州。大。理。卿。源。光。裕。鄭。州。兵。部。侍。郎。冠。世。宋。州。禮。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節。杭州。鴻臚。少。卿。崔。志。廉。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愷。滄。州。衛。率。崔。誠。遂。州。凡。十。一。人。治。行。詔。幸。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盛。具。奏。太。常。樂。帛。舫。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旨。給。紙。筆。令。自。賦。資。絹。一。遣。之。後。徙。岐。州。入。為。吏。部。侍。郎。卒。潘。好。禮。員。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柱。石。治。在。最。擢。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芳。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為。邠。王。府。長。史。王。為。滑。州。刺。史。好。禮。兼。付。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

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觀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日王出獵家奴羅列好禮避道諫王勿不許乃卧馬下諫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暴未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為王顛為遠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事不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曰經不明不可妄進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徇於門復以象從温州別駕為好禮博學能論議即行脩整一意無所傾附未嘗自列階勳居室服用甚儉有至終身世謂近名

倪若水字子泉恒州彙城人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點步劾南道繩舉嚴允課第一開元初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出為汴州刺史政清慎增修孔子廟興州縣學廬勸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玄宗遣中人捕鷓鴣溪鵝南方若水上言農方田婦方蠶以此時捕哥禽雉羽為園籬之玩自任領而南達京師水舟陸齋所飼魚蟲稻梁道路之言不以賤人貴鳥豈陛下邪帝手詔褒答悉放所玩適使人過取罪而賜若水帛四十段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州若水餞于郊顧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未幾入為戶部侍郎後拜右丞卒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因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

蕭氏略詞擅文場科擢

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筆後拔科中之補襄邑尉表

尉表蕭氏下會即恩太子難安樂全請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使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汗被調道去俄舉賢良方正由是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許諸朝改懷州司倉君參軍復舉超拔群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滋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按察遠近多至置問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三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荅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贖公私賞不足可賞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少開敏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

子如初鄉豫有力焉方不次待爾辭母老不忍遠離賞而罷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辭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實其父太守不聽固爭卒原豈雲初姚崇取為監察御史凡劾奏常先風教號等職睿宗將祠太廟刑部尚書裴談攝太尉先告辭奏享攝事稽首而拜恭明神也而談慢媒不恭并劾談神昏形澤挾邪以周神龍時事武三思陷劾暉沒其家以獲進妻外淫男女不得姓氏夫告神慢事主不忠家不治有是三罪不可不寘之法談由是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為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駁及誥詔皆援準古詎朝廷大政必咨之時號解事令人數調崇年老宜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璟為相它日問曰吾不敢冀房杜比爾曰諸公云何辭曰不如璟請故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請次四庫書表辭為副改秘書少監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敏亦前刺史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辭以清殺聞吏民頌羨玄宗封大山曆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棗它亦數萬所頓紿數千里辭列長柵帟幕懸日食食凡千輦納院鑰身進膳帝以為知禮喜甚為留三日賜帛二千匹辭以淮至徐城險急數里十八里入青水入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承轄以王丘為左辭為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為吏部尚書辭及蘇晉為侍郎出

謂言選嘗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辭共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辭乘間曰福順典兵馬與毛仲為小人寵極則效生不預圖且有後患高力士小心謹畏加官人可怖禁中驅使腹心所委何必毛仲哉又言君不密失臣臣不密失身惟陛下密此言帝嘉納且勞曰卿第出我徐計其宜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為興州別駕辭往餞因道諫語察素效佞遠言狀帝怒召辭入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邪辭免冠頓首謝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臬皆流放久之辭徙索盧永柳州長史濠常二州刺史遷潤州州北距瓜步沙尾紆匯六十里舟多敗溺辭徙漕路繇京口埭治伊婁渠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埭官征其入招還流人五百戶置明州以安輯之復徙汴州辭中失勢益悵恨素操瀆喪更倚力王助得為兩道採訪使與利以中天子意哀貸財遺謝貴幸納劉戒女為妾不其妻李林甫惡其行欲擠而廢之會其幕府坐贓事連辭詔於辭老故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嚴挺之亦為林甫所廢與辭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林甫畏之乃用辭為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為治卒年七十一肅宗時錄林甫所陷者皆褻洗故辭贈禮部尚書辭嘗稱陳希烈宋遙苗晉卿

韋述之才後皆大顯察者河東人由明經第五遷殿中侍御史魏元忠子昇死節敗大子難而元忠繫大理昇妻鄭父遠嘗納錢五百萬以女易官武后遣元忠舊臣欲禁其姻對授遠河內令子洛州參軍元忠下獄遣人絕婚許之明日嫁其女察劾遠敗風教請固終身遠遂發當時謂察為公而終以險險斥云澣孫抗

抗字遐舉少值天寶亂奉母夫人隱會稽壽州刺史張鎰辟署幕府抗事關敏有文雅從鎰鎮江西及以宰相頌鳳翔奏署監察御史李楚琳亂奔奉天授侍御史遷戶部員外郎蕭復引為江淮宣尉判官德宗自梁洋還財用大屈鹽鐵使元琇薦抗材改倉部郎中幹鹽利俄為水陸運副使護漕江淮給京師歷諫議大夫坐小忠為處州刺史歷蘇州從潭州觀察使召為給事中遷河南尹進太常卿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抗無遠謀大略雖用心至精末乃滋彰苛刻以病乞身罷為太子賓客卒年六十五贈戶部尚書謚曰成初吏部歲考書言以它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官覆實以為常抗以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數非任人勿疑之道禮部侍郎試貢士其姻舊案試考功謂之別頭皆奏罷之文省州別駕田曹司田官判司儻會者城中書更負此其稍近治者云

列傳第五十三

裴崇盧李主嚴列傳第五十四

唐書一百二十九

宋 初 奉 敕 撰

裴守真絳州稷山人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父春隋大業中為淮安司戶參軍郡之楊琳田瓚等亂劫更多死唯春以仁愛故賊約其屬無敢害護送還鄉守真早孤母喪哀毀癯盡舉進士六科連中累調乾封尉養寡姊謹其土推其禮法永淳初關中旱米價祿奉姊及諸甥與妻息無食不贍也授太常博士守真善容曲時謂才稱其官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之變為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次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且况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三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天子立觀者化育治庇孰非厥功不應盤舞別申敬奉詔許交行會帝崩大行舊禮無在者守真與博士守真叔夏輔抱素等討按故事稱情偽文咸適所宜守真服其得禮天授中為司府丞推嚴訟獄多裁恕全免數千姓不食武后言出為汴州司馬遷累成州刺史政不務威嚴吏民兩懷之後守真送者千數出境尚不止長安中卒贈三節尚書守真子餘耀卿巨卿留孫行立耀卿巨卿別有傳

○子餘事繼母為聞孝中明經補鄆尉時同舍李朝隱程行誨以文法稱于子餘以儒顯或問優劣於長史陳崇業答曰蘭菊異其胡有廢者景龍中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為奴婢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為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為賤乎履溫倚宗楚客執辯于廷子餘執對不撓遂訕其議開元初累遷至異州刺史為政惠裕人稱有恩入為岐王府長史卒謚曰孝時程行誨謚曰忠書令張說數曰二謚可無媿矣子餘居官清家闈友愛兄弟六人皆有志行云

行立重然諾學兵有法母亡泣血幾毀以軍勞累授沁州刺史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民試一縣自效除河東令寬猛時當縣蘄州刺史遷安南經略使環王國叛人李樂山謀廢其君來乞兵行立不受命部將杜英策討斬之歸其孳孳人悅服英策及范廷芝者皆谿洞豪也隸于軍它經略使多假借暴恣于治行立陰把其罪貸之許自效故能得英策死力廷芝嘗休沐久不還行立召之約曰重法踰日者斬異時復然爾且死後廷芝踰期行立皆殺之以是遠范氏更為擇良子弟以代於是威聲風行徙桂管觀察使黃家洞賊叛行立討平之俄代桂仲武為安南都護銳於立功為時所忌召還道卒年四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崔沔字善冲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子約曰出孫自博陵徙焉純謹無

二言事親篤孝有才章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誦嘗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益上遂為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調吏部侍郎參議數曰君今卻說也薦為左補闕性舒遲進止雅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唐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隣大樂亦封希顏勳主李喜以代已馳詔改虞部郎中俄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大倉粟及城苑園鳥獸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時以弄法姚崇子勳升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方執政共薦沔有御史轉著作郎去其權甚憚之也久之為太子左庶子母亡受弔盧前官分泉首至極空語人曰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謁豈以存亡變禮邪中書令張說數稱之服除遷中書侍郎玄宗以仙州數喪刺史欲廢之沔請台舞陽舞陽故樊魯國也更為樊州帝不納州卒廢沔既喜論得失或曰中書宰相承制雖侍郎貳之取充位而已沔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以成至治豈可悅首懷祿邪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使人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左散騎常侍為集賢脩撰歷秘書監太子賓客是時太常議加宗廟饗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常請坐增饗豆至十二外祖服大功曰男小功堂姨若舅舅母祖免沔曰祭祀上矣古者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故有毛血之薦未有麩麩故有玄

酒之奠後王作為酒醴犧牲以致馨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袖道主敬可備而不敢廢也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鉅俎邊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時饌其用通宴饗賓賓客而周公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祖晉盧諶家祭禮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聖賢變文而通其情也然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明矣國家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周制也古物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漢法也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無以加矣諸珍羞鮮物弟敕有司悉使著于令因且而薦不必加邊豆以為噍也大羹美古食也盛於古器和羹常饌也盛於時器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繇古質而今文便事也故加邊豆未足盡天下美物而措諸廟徒近侈耳魯丹桓宮之楹刻其捕春秋非之班固稱墨家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然清廟不奢舊矣太常所請巨所未及太常言爵小不及合執持至難西曰禮有以小為貴者獻以爵是也然今不及制則非禮自有司之陋也隋失制且不待議而革云又言禮本於家正家正而天下定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內服齊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也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知其將戎禮先亡也比制唐禮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交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亡可不戒哉時職

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中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河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於是宗廟邊豆坐各六姨若舅小功舅母總麻堂姨袒免餘仍舊制每朝廷有疑議皆咨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孝汚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季相別傳

盧從原字子龍六世祖昶仕後魏為度支尚書自范陽徙臨漳故從原為臨漳人擢明經為夏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拾遺遷監察御史為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進累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更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原精力于官偽牒詭功擅檢無所遺銓揆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二子從原請贈其父劬一為鄭州長史制可初高宗時吏部號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原與李朝隱為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裴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廷考下第者罷之從原坐擬選失奪遷豫州刺史政嚴簡奏課為天下第一嘗書勞問賜絹百匹乃為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代韋抗為刑部尚書數充校考使升退詳確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將以括田功為上下考從原不許融恨之乃密白從原成瑨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為多田翁後欲用為相屢矣卒以是牛年復為東都

留守坐子起居郎諭輸糴于官取利多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十年河北
飢詔為宣撫使發倉廩賑飢民使還乞骸骨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
終身卒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原人明法中第調臨汾尉擢至大理丞武二思構五王
而侍御史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宰
相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
令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糾封其狀付中
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能千四百員怨誹譴騰朝隱胖然無避屈遷長安令官
官閭與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褒諭其
能使徧聞之進太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園
不酬直朝隱取主坂杖之由是權豪斂伏為執政所擠出通州都督徙絳州刺
史開元初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與盧從原並授子官久之以策縣令有下
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玄宗東幸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嚴債效
人不咨息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此不繩不可為政執而撻辱之
帝賜書慰勉為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贖五千匹亡命帝奴詔殺之朝隱
曰景仙且先叙有國功載初時家為酷吏所破誅夷略盡而景仙獨存且

於法當請乞丐乞贖無死比藉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餒魂可也帝
不許固請曰生殺之柄人主專之條別輕重有司當守巨贖惟枉法抵死今王
贖即新後有枉法抑又何加且近發德音杖者聽減流者給程豈景仙獨過
常法有詔杖曰流嶺南朝隱更授岐州刺史母喪解召為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固辭見聽時年已衰而篤于孝自致毀瘠一人以為難明至詔書敦遣揚州
就職還為大理卿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
缺冀朝隱得之及居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進太常卿出為嶺
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官給車馬禮葬諡曰貞

王丘字仲山同皎從子也父同皎終太子左庶子丘十一擢重子科定音旨專
經而獨屬文繇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授奉禮郎氣象清古行脩於詞
賦尤高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自假節主簿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
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監冒歲數百人丘務嚴實材登科綴滿百
議者謂自武后至是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其後席豫嚴挺之亦有稱然出
丘下遷紫微舍人吏部侍郎由選復號平允其將用如山陰尉孫述桃林尉張
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一時茂秀久之為黃門侍郎會東旱飢
議以中朝臣為刺史制詔皇陶稱在知人在安民皆念有黎本乾乾夕惕無忘

一日今長吏或末稱蒼生謂何深思循良以華頹敝宜重刺史之選自朝廷始
乃以丘與中書侍郎崔沔等並為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為下畏慕
入知吏部選改尚書左丞以父喪解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裴廷玉
嵩與善將引與當國丘固辭盛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為御史大夫丘訥
於言所白奏帝多不喜改太子賓客龍文封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丘更履華
劇而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至一重騎敝陋既老藥餌不自給帝歎之以謂
有古人節下制給全祿以旌繫吏大寶三載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少好學交質軒秀與進士并推制科調義
興尉號材吏姚崇為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為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志
勸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誦帝御
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怠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為誦者因人所利合曠
為歡也不使靡散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
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買壞家產營旨戲擾方春
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五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侍御史仁岳恃
風憲至廷中責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為所劾貶萬州員外參軍事開元
中為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典貢舉時號平允會杜暹去元以為相不相

中暹善挺之而元絃善宋暹引為中書舍人遷校吏部判取捨二挺之異言於
元絃元絃屢詰詰挺之厲言曰公位相國而議憎反任小人乎元絃曰小人為誰
曰宋暹也絃是出為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持節抵太原朝
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有變密
啓於帝俄改漢下二州刺史所治皆嚴威吏至重足脅自會毛仲歿死帝以挺
之言忠召為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齡雅知之用為尚書左丞知吏部
選李林甫與九齡同輔政以九齡方得君諂事之內無不善也九齡侍即肅見
林甫所引不知書言與挺之言稱丞嘗伏臘乃為伏臘挺之曰九齡者中而有
伏臘侍郎乎乃出吳岐州刺史林甫恨之九齡欲引以輔政使往謂林甫挺之
負正願其為人九三年非公事不造也林甫益怨會挺之有所諉於蔚州刺史
王元琰林甫使人暴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曰嚴
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乃其弟損之與道舊諱諱曲且許美官因曰
天子視絳州厚要當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給挺之使稱疾願就醫西
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春秋高有疾幸閑官得自養帝恨既久之乃以為
外詹事詔歸東都挺之鬱鬱成疾及自為文誌墓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挺之
重交游許與生死不易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當時重之然溺志于佛與浮屠

惠義善我卒喪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其塔左君子以為扁子武

武字季雅為幼豪爽母裴不為提之所吞獨厚其妻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錐就英痕碎其首左右驚曰提之曰即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哥之曰真嚴提之子偽欺禁武讀書不其究其義以陰調太原府參軍事事遷殿中侍御史徙玄宗入蜀擢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州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上皇自劍南為二道擢武成都尹劍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一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與元載厚相結末宰相不遂復節度劍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武在蜀頗放肆用度无藝或一言之悅賞至百萬蜀雖富饒而峻培亟斂閭里為空然虜亦不敢近境梓州刺史章彝始為武判官因小忿殺之培以故宰相為廵內刺史武慢倨不為禮最厚杜用然欲殺用數矣李自為蜀道難者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永泰初卒母哭且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矣年四十增尚書左僕射挺之從孫綬

綬父丹嘗為劍南鹽鐵青苗租庸使武在蜀辭不拜綬擢進士第以侍御史副劉贊為京畿團練使贊率綬物留事來庸物以獻名為刑部員外郎實

奉由綬姪河東節度使李說病軍司馬鄭僭恣其政說卒代為節度時德兵務姑息方鎮若帥死不亡命即用軍司馬代之以和馭衆情至是帝頌德綬所獻故擢為河東司馬明年僭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憲宗立楊惠琳反夏州劉闢反蜀綬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請必誅選銳兵遣大將李光顏討賊二賊平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公進司空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慈子自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盟金鼓震伏人為尚書右僕射綬既名曾於吏事有方略然銳進趣素議薄之始就廊下食在百官上帝使中人賜含挑綬見拜之為御史劾奏綬所隳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出為荆南節度使封鄭國公以劉蠻張伯靖殺吏據及錦州連九洞自固詔綬進討綬勒兵出少遣將蕭檄開曉群蠻悉降元濟反僉以綬明恐可大事乃徙山南東道節度使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賂謝中人招聲援既未有以制賊閉也彌年不戰宰相裴度謂綬非將才以太子少保召還檢校司徒判光祿卿事進少傅卒年七十七贈太保綬才不踰中人然麻三鎮所奏辟及綬時位將相者九人初綬未顯過于閩鄉劇李達達不禮方飯它客不召綬後達罷彭城令過并州晨入謁不知綬也綬方大宴賓客召達至戒客勿起議曰吾昔羈旅閩鄉君方召客食而不顧我今我召客亦不

敢留君達慙不得去左右引出悸而瘖卧館數月其佐令狐楚為請乃免河東李進賢者善畜牧家高貲得幸於綬署牙門元和中進賢累為振武節度使辟綬子澈為判官澈年少治苛刻軍中苦之回鶻入辟鶴泉進賢發兵討之吏臬擢不實次鳴砂焚殺其將楊遵憲而還進賢大怒眾懼因燔城門攻進賢左右拒戰不勝縋而去奔靖邊軍乃殺澈而屠進賢家詔夏綬報節度使張煦代之誅亂首數百人乃定

列傳第五十四

裴漼宋湯進賢列傳第五十五

唐書一百三十

宋祁 奉敕撰

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譏論曰同三輔吏事繁系子盍求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動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後為永年令有東政吏刻石頌美以倉部郎中病發漼侍疾十餘年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調陳留主簿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職為李尚隱所劾詔漼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為阿右漼執正其罪天下稱之累進中書舍人貞宗造金仙玉真二觀時旱甚役不止漼上言春夏母聚大眾起大役不可與土功妨農事若役使乖度則有疾疫水旱之災此天人常應也今自冬徂春雨不時降人心樵然莫知所出而土木方興時曠之孽職為此發今東作六始丁壯就功妨多益少飢寒有漸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時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是時作南門陛下以四方為念宜下明制令二京營作和而木石一切停止有如農桑失時戶口流散雖寺觀營立能救飢寒敝政不報遷兵部侍郎以銓總勞特授一子官開元五年為吏部侍郎甄拔士

為多拜御史大夫。淮雅與張說善，說方宰相，數薦之。淮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畜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缺。改太子賓客，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從祖弟寬。

寬性通敏，工騎射，彈棊投壘，略通書記。景雲中，為潤州參軍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父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答曰：寬義不以包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公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袴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舉技萃為河南丞，遷長安尉，字文融。為侍御史，括天下田，奏為江東覆田判官，改太常博士，禮部建言已，日享廟，應用樂，寬自以情立議曰：廟尊已卑，則作樂，廟卑已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善之，請如寬議，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曰：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蕭嵩表為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列倉河陰，奏寬為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為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縣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玄宗賦詩褒讚，天寶初，由陳留太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平定軍使烏承恩虜酋也。

與中人通數，自賄寬以法繩治。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寬悉歸之，故夷人感附。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召寬為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簿，寬安白其妾會河北部將入朝，盛譽寬政，且言華虜猶思之。帝嗟賞，賸倚加厚。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乃漏寬語以激敦復。敦復任氣而踈以林甫為誠，先是寬以所善請於敦復，即欲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盧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遂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太守。又韋馱獄起，寬復坐親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為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徙馮翊，入為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傅，寬兄弟八人，皆擢明經，任臺省。州刺史雅性交友，愛於東都治第八院相對，甥姪亦有名，稱常擊破會，飯其為政務清簡，所莅人愛之。世皆異其得宰相，天寶間稱舊德，以寬為首。然惑于佛喜與蔡門游，謂其書老彌篤。云子謂。

謂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性通綽舉，上不煩累，遷京兆倉曹參軍，號王巨表，累有粟，鄧營田判官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為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諸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為郎君，偽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

譖陰緩之全活者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罵危死而免賊
平除太子中允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謂徒步挾考功南曹即
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將用為御史中丞為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庸
監使時關輔旱譖入計帝召至便殿問權酷利歲出內幾何譖久不對帝復
問曰臣有所思帝曰何邪譖曰臣自河東來涉三百里而農人秋歎穀菽未種
誠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治國者仁義而已何以
利為故未敢即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息之出為
虔州刺史歷饒廬亳三州除右金吾將軍德宗新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
服時大行將薨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譖列奏帝謂不畏疆禦亦
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為庇之譖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
位必謂黨附者眾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
臣不亦可乎時朝堂別置三司決庶獄辨爭者輒擊登聞鼓譖上疏曰諫鼓謗
木之設所以達幽枉延直言今詭猾之人輕動天聽爭纖微若然者安用吏治
乎帝然之於是悉歸有司請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為重輕因獻獄官箴以諷
坐所善誅貶閬州司馬俄召為太子右庶子進兵部侍郎至河南尹東都副留
守凡五世為河南諸視事未嘗敢當上處以寬厚和易為治梁韜人以賊卒年

三贈禮部尚書

寬弟子胄字胤叔擢明經佐李抱玉鳳翔幕府不得意謝歸更從宣歙觀察
使陳少游抱玉怒劾貶桐廬尉時李拙筠觀察浙西幕府皆一時高選判官許
鳴謙名知人見崔造及胄器之白拙筠取胄為友使代宗惡宰相元載怙權召
拙筠為御史大夫欲以相拙筠引胄殿中侍御史尤為載所惡會拙筠卒胄護
喪歸洛陽人為危之胄屹然不沮揣少游復表為淮南觀察判官載誅始拜刑
部員外郎遷宣州刺史楊炎當國為載復讎窮搆所惡會胄部人積胄雅奉
為難炎遣員萬曼劾峭詆貶汀州司馬稍遷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換國子司
業遷江西觀察使初李兼嘗罷能南昌卒千餘人收負京為月進胄白罷之樊
澤徙襄州宰相議所代德宗雅記胄才遂拜荆南節度使是時方爭割下希
因制重錦異綾名貢奉有中使者即采公帑市歡胄待之有節獻餉直不數金
宴勞止三爵是時武臣多粗暴庸人待賓介不以禮少失意則以罪中傷之胄
亦劾斥其管記世恨胄之流于俗卒年七十五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成
陽嶠其先北平人世徙洛陽北齊尚書右僕射休之四世孫舉八科皆中調將
陵尉累遷詹事司直長安中左右御史中丞桓彥範袁恕己爭取為御史楊
再思素與嶠善知其意不樂彈拜事為語彥範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

唯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遂為右臺侍御史久乃遷國子司業
資謹飭好學喜誘勸後生脩講舍人以為善職睿宗立進尚書右丞時議建都
督府擇最吏故嶠為涇州都督議罷歷魏州刺史荆州長史平道按察使率以
清白聞魏州人務耳闕下請嶠為刺史故再治魏入為國子祭酒封北平縣伯
引尹知章范行恭趙玄默為學官皆名儒冠云生徒游惰者至督以鞭楚人怨
之乘夜歐嶠道中事聞詔捕歐者殺之嶠撫孤姪與子均常語人曰吾備位方
伯而心亦昔時一尉耳以老致仕卒諡曰敬

宋慶禮涪州永平人擢明經補衛尉武后詔侍御史桓彥範行河北鄭斷屠庸
五回等路以支突厥召慶禮與議見其方略器之俄遷大理評事為嶺南採訪
使時崖振五州首領更相掠民苦于兵使者至輒苦瘡痍莫敢往慶禮身到
其境諭首領大誼比釋仇相親州土以安罷戍卒五千歷監察殿中侍御史以
習識邊事拜河東河北營田使善騎日能馳數百里性甘於勞苦然好興作
濱塞掘堦植兵以邀虜徑議者嗤其不切事稍遷具州刺史復為河北支度營
田使初營州都督府治柳城扼制奚契丹武后時趙文翹失功蓄情攻殘其行
更治東漁陽城玄宗奚契丹款附帝欲復治故城宋璟固爭不可獨慶禮執處
其利乃詔與太子詹事姜師度左驍衛將軍邵宏等為使築城三旬畢俄兼營

州都督開屯田八十餘所追拔漁陽蒲清沒戶還舊田宅又集商胡立邸肆不
數年倉廩充居人蕃輯卒贈工部尚書慶禮為政嚴少私吏畏威不敢犯太
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勞臣在
邊垂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纒數千無甲兵疆衛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
收歲諸邊享晏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謚慶禮兄子辭王亦自詣闕訴改諡曰敬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五世祖縉為陳中書舍人名屬劉歆交愛九州都督
武康郡公子林甫代領都督隋滅陳踰三年乃降徙長安林甫字衛卿為柳城
太守高祖軍興遣其子琮招之挈郡以乘授檢校摠管足疾不能造朝帝以絳
州寒涼拜刺史累封宜春郡公琮字孝璋為上津令會天下亂去官與秦主同
里居武德初為王府參軍兼庫直隱太子事平詔親王宰相一人入宴而琮獨
預太宗賜懷昔賦申以恩意歷河綏二州刺史姆饋孫子以餅妻偽受而棄之
垣外人咨其廉瑒始為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仙玉真二觀擲取鐵內其
負逆人嘗者暴斂之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
者民免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為止初韋后表民二十二為一限及
敗有司追趣其課瑒執不可曰韋氏當國擅擢士大夫赦罪人皆不改獨取
已寬之人重斂其租非所以保下之宜遂止不課由是名顯當世擢累侍御史

京兆尹崔日知貪吝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為日知先構瑒廷奏曰
肅繩之司一為恐有月所屈開姦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公傑遠視事而
逐日知瑒進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嘗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版延英殿瑒言
利病尤詳帝咨賞於是宇文融建檢脫戶餘口瑒執不便融方貴公卿喑默唯
唯獨瑒抗議故出為華州刺史帝封太山集樂工山下君喪者亦在行瑒謂起
直經使和鍾律非人情所堪帝許乃免入為國子祭酒表大儒王迥質尹子路
白履忠等二人教授國子有詔回質諫議大夫皇太子侍讀履忠老不任職拜
朝散大夫罷歸子路直弘文館皆有名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義乃取年
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習春秋三家儀禮者纔十二恐諸家廢無日請帖平文
以存學家其能通者稍加優官將孤學從之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
任散官遂著令生徒為瑒立頌大學門又言古者卿大夫子弟及諸侯歲貢小
學之異者入大學漸漬禮樂知朝廷君臣之序班以品類分以師長三德四教
學成然後爵之唐興二監舉者千百數當選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謂經明
行脩故無多少之限少考功限天下明經進士歲百人二監之得無幾然則學
徒費官重而博士濫天祿者也且以流外及諸色仕者歲二千過明經進士十
倍胥吏浮虛之徒耗先王禮義非得與服勤道業者擊長短絕輕重也國家

序序廣在道將有用而勸進之有司為限約以黜退之欲望俊又在朝難
矣帝然其言拜遷大理卿以疾辭改左散騎常侍卒年六十八贈戶部尚書諡
曰貞瑒常歎士大夫不能用古禮因其家冠婚喪祭乃据舊典為之節又揖
讓儀儀哭踊衰殺無有違者在官清白更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更
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石耳瑒伯父志操頗剛簡不渴時著閑居賦
自託常曰得田十頃僮婢十人下有兄弟布粟之資上可供先公伏臘足矣位
終可屬鄉安平縣男瑒從父兄晏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儼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
侍御史內供奉尋署東館侍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為所撻貶邛州
司馬玄宗立擢分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公梨園弟子胡鸞善
笛有寵嘗身負罪陸栢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焉此人對曰陛下
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鸞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
隱甫百緡孫任政績于矣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見兗州疾其未及行詔責
逗留下除河南公卿拜華州刺史太原尹入為河南尹居三歲進拜御史大夫
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為大夫始置獄自其中丞侍御
史比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病世復繫之厨院不置

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嘗得黜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票乃得行有
許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田時必委由
參審竟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
曰卿為大夫天下以為稱職張說富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
暴其過不宜厥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為大夫遷刑部
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諡
曰忠如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常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
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
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繫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
坐是皆不得相彼亦各申其志也管夷吾以編棧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李尚隱其先出趙郡徙貫萬年年二十舉明經再調下邳主簿州刺史姚班說
其能器之神龍中左臺中丞侯令德為關內黜陟使尚隱佐之以最擢左臺監
察御史於是崔湜鄭愔典吏部選附勢倖銓擬不平至遂用三年負闕材廉者
輒不進俄而相踵知政事尚隱與御史李懷讓顯劾其罪湜等比屏去睦州刺
史馮昭泰性執為刻人憚其彊嘗誣毀系桐廬卒于師且二百餘家為妖黨有詔御

史復驗皆稱病不肯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為申明可乎因請行果推其六
寃湜憤復當路乃出尚隱為伊闕令懷讓魏令湜等伏誅玄宗知尚隱方嚴繇
定州司馬推史部員外郎懷讓自河陽令拜兵部員外郎懷讓膺人後歷給事
中尚隱以將作少監營橋陵封高邑縣男未幾進御史中丞御史王旭招權稍
不制仇家告其罪尚隱窮治真得姦賊無假借遂抵罪進兵部侍郎俄出為蒲
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石著驗聞人進待徵等助實其
言尚隱劾處妖妄詔流懷照播州再遷河南尹尚隱性剛亮論議皆披心示誠
處事分明御下不苟密尤詳練故實前後制令誦記略無遺妖賊劉定高夜犯
通洛門尚隱坐不素覺左遷桂州都督帝遣使勞曰知卿忠公然國法須爾因
賜雜絲百匹遣之遷廣州都督五府經略使及還人或襲金以贈尚隱曰吾自
性分不可易非畏人知也代王丘為御史大夫時司農卿陳思問引屬吏多小
人乾隱錢穀尚隱按其違賦累鉅萬思問流死嶺南改尚隱太子詹事不閑旬
進戶部尚書前後更楊益二州長史東都留守爵高邑伯開元二十八年以大
子賓客卒年七十五諡曰貞尚隱三入御史府輒繩惡吏不以殘擊失名所
當也系議歸重仕官未嘗以過謫惟劾詆幸日及坐小法左遷復見用以循吏
終始云自開元二十二年置京畿採訪處置等使用中丞盧奐為之尚隱以

大夫不充使承泰以後大夫王翊崔渙李涵崔寧盧杞乃為之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中之調新政尉後自成都承奏事稱曰隳除
宗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追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
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貳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廷都護而
城安撫使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安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幹部人順
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
戰多為長利華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官
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
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不待報輒去優詔以金
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准品給全祿墾書房問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
侍詔與虜定經界因詰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豈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萬屯
秦渭間防遏其姦姦是夕吐蕃果入寇為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
子賓客年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列傳第五十五

宗室宰相列傳第五十六

唐書一百三十一

宋 郊 奉 敕 撰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
以辨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權秦州都督徙陝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
苛細為下所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僞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
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領進御史大
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
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許可讓冊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客歎遷刑部尚
書適之喜質客飲酒至十餘不亂夜宴娛畫史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牛
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
曰華山生全未之可以富國顧社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谷為帝道
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
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寬韓
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以
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
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將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旬
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嘗昂何盈適安祿山陰
事調京兆捕其第得安祿山方來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
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未翔貴百姓乃相與謠曰
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召
之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益尊舊事多
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
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
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榮韜之直
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暉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
之無異辭妻不巨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甫言御
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
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暉嶺南
流榮韜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重輕
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

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
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祗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
淮選補使文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陝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
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負
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柳
校兵部尚書兼權州刺史卒年五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
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言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
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知凶亂常誰不
凌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勳舊子弟孫百皆血鉄
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
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
乎於是器與呂諲皆齟齬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頰固爭數日乃見聽
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峴嶧嶧從上皇峴翊戴
肅宗以勳力相高同時為御史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戶部
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為州刺史封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刺史倨其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厯錯號難治勉在茲矣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崔監察御史時武臣囁興無法度大將營崇嗣皆闕坐笑語譁縱勉劾不恭帝數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帝曰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深心自歸無辭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有後歸者日至累為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睟南鄭令睟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睟為請得免睟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召為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調使下已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歷河南尹從江西觀陂厲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為盡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由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勣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救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大學彼當見享重容幸過府則脩且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大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

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為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翊討斬之五嶺平而南夷船歲至纒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絜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召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犀玳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關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沂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六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帥暴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計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從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不陣潰悅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為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關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為麻毛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節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持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傷什五留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素嬰守累月援

莫至哀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
召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
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
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躡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二歲
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
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
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啓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
悉遺親黨身沒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
李廵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遺戍兵常視其資糧春
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自製天下寶之樂家傳譽泉韻
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承德宗幸奉天朱泚外
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候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
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召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
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召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
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拜官擢

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車平遷虔州司戶參軍九歲復
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鷙為江南觀察使冒沒于
財夷簡為屬蜀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歸賀夷簡賜金紫以
戶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
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三死略盡而威取貲不置夷簡曰近空乏荷重興可
乎奏罷之關三歲徙帥劍南西川舊州刺史王顯積姦賊屬蠻怒畔去夷簡
逐顯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始帝皇作奉聖樂于頓作頌聖樂常奏之軍中夷
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無則人非以語戒後來十三
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誦造方款裴度當國帝倚
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
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行皇帝
有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
聽以右僕射召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
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劇以直自閑未嘗為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
貲病不御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言拔士

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召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勳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畝有寒色顏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者月令十月始求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景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埒乃至時號八埒學士元和三年出為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為都統命程宣慰江州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還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冲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郡公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徙河中石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東道節度再為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皆賀四品以下官各拜大和四年詔不各拜王涯竇易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各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大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傲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用卿也武宗立為東都留守卒年六十七贈太保諡曰終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而後有材略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大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為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戶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董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石器雄遠當勳秉權之所撓方是時官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取為之先士良等而縮不得對氣益奪相紳頽以為彊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而嘆石進曰陛下之數臣固未謝敢問所從帝曰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

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懼者天其固陛下

之志乎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于石
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餘力下不加賦
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
殺大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請下詔
尉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賈曰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
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措其數則百司治百
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
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
之吾聞禁中有金鳥錦袍二首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時時有之
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鮮衣美食况天子獨不可為法乎是時
宰相吏卒因內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召士力石建言宰相左右天子
教化若徇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
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以誅無所事於召募請直以全善為衛帝嘗顧
鄭賈曰賈老矣當無妄試諭我猶漢何等主賈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
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間而賈之對臣皆以為非顏回匹夫
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富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為尚比

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曰
邊還走馬入金元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謹走塵起百官或戰而騎臺者
稍稍遁去鄭賈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
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帝治薄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群無賴望南闕陰
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趨闕門君賞不從日入
止當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歲租停方鎮正至
端午二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食悉禁又罷官索營造
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諒天子多自喻之因請內置赦令一
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敕以政治根本使與宰相參行乃盡病利俄
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書石曰惠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
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
燭游勸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聖不惑則安人疆國其庶乎又
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途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關累月
南臺推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蒲鎮日
橫天子為肝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皆在朝廷彼疆宇甲
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之不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

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濂治興成渠渠當咸陽石八里
左直來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較下牛盡可
耕求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苟利於人
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賊敗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公身帝曰
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疆敵其過此其私也三年正
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祖盜發射石傷馬逸盜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
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雲集百
官浩朝繞繞十石因臥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始訓
注亂權歸關豎天子畏偪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郵近倖張權綱欲疆
三室收威柯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為之遂罷去遣日饗齊都
關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它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從
節何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
弁領之常曰軍與人賜二練治裝會財贖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
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
五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弟福字能之大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劔南辟
幕府崔郾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為校理調補田尉後石當國薦福可任治

人繇監察御史至戶部郎中累歷州刺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邊議
者以將臣負年產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綬銀節度使宣宗臨軒諭遣
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為宣武節度使入遷戶部尚
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宣撫即拜劔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
蠻戰敗績貶斬王傳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
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
江陵節度使楊知温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
陵郭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安中擢
進士第策取良方正異等辟義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
德裕雅知之為人彊幹所泣無不辦絲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
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
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瀘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
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植父子無功恃誼理上以邢洛磁三州與河北比境
用軍莫使魏鎮直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
仲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

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棗鞬謁道左回不施行顧左右呼
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二日賊平以戶部
侍郎判戶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為山陵使遷門下
侍郎兼戶部尚書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
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
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召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幾
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
皆二世而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鄉長久嗚呼盛歟

列傳第五十六

